

《三元經》版本的文獻學研究^{*}

姜守誠^{*}

摘要

《三元經》是明清時期十分流行的一部道經。本文針對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及北海分館保存的十三種版本，對《三元經》諸本中篇章結構、扉畫造型、文末牌記等內容予以比對和分析，初步研判其成書年代當在明正統十年前後至景泰四年這八年間（至多上溯二三十年）。《三元經》成書後迅速流傳於當時社會的各個階層，並在傳抄過程中經歷了一次文本形式的大轉變：即由先前的「繁本」逐步過渡乃至定格為「淨本」。這次文本的轉型當介於明朝「正德」至「萬曆」年間，至少歷時百年之久。當然，《三元經》「淨本」出現後，無論從其內容抑或文字等方面亦在不斷增衍。研究《三元經》版本之演變，對於理解《道藏》、《續道藏》編纂及明清道經有著積極意義。

關鍵詞：

《三元經》、版本、明清文獻

^{*} 感謝兩位匿名審查人對拙文的肯定和指正。拙文修改時承蒙王育成師給予指導，文中採納了他對《三元經》扉畫圖像分類的部分看法。論文寫作過程中也得到王卡、王葆玟等師指點，謹此表示感謝！

^{*} 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助理研究員

《三元經》版本的文獻學研究／姜守誠*

- 一、數種《三元經》文獻辨析
- 二、今存《三元經》版本考述
- 三、今存《三元經》諸本之演變及內容異同
- 四、《三元經》扉畫造像的幾種類型
- 五、不同版本中護法神像及所處位置
- 六、有關牌記內容之分析
- 七、結論

《太上三元賜福赦罪解厄消災延生保命妙經》（簡稱《三元經》），是流行明清社會各階層的一部道經。該經內容僅數千字，未署撰述人及造作年代。經文主要宣講供奉天地水三官（亦稱「三元」）以達到「賜福、赦罪、解厄」之目的。¹《三元經》在明代時被世人用以祈集功德、消災去禍，清代全真道士將讀誦此經列入每日功課之一，今世道士則多將其用於超度亡魂的齋醮法事中。本文通過對《三元經》在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及北海分館現存的十餘種版本的檢閱和考證，分析該文本的演變過程，並判定其出世時代。

* 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助理研究員。

¹ 「三官」或稱「三元」，其信仰最早可追溯至東漢時。據《三國志·魏書·張魯傳》注引《典略》載：東漢末年，漢中張修一派早期天師道為信眾治病時就舉行「三官手書」儀式，即將病人姓名書寫紙上，分別送呈天、地、水三官，以示思過、懺悔、服罪之意。有關「三官」信仰之淵源及後世流傳，詳見拙作《「三官」考源》，待刊。至於「三官」信仰對早期天師道科儀之影響，可參見黎志添，《天地水三官信仰與早期天師道治病解罪儀式》，《臺灣宗教研究》第2卷第1期（2002年12月），頁1~30。

一、數種《三元經》文獻辨析

《三元經》之名，唐宋以降始見諸傳世文獻。筆者翻檢歷代典籍，覓得十餘條《三元經》記載，然其性質卻有較大差異，現擇分三類、條陳如後。

(一)、《三元經》

唐代以後書志中所著錄的《三元經》凡有數見。如《新唐書·藝文志》列舉「五行類」書目中有「《三元經》一卷」²；《宋史·藝文志》「五行類」中分別載有「《三元經》一卷」、「《三元經》三卷」³；宋代鄭樵撰《通志》（卷六十八）「藝文六·五行類第八」載「《三元經》三卷」⁴；宋代歐陽修等撰《崇文總目》卷八「卜筮類」書目中亦見「《三元經》一卷」⁵；清代編修的《江南通志·藝文志》「陰陽類」條目中載「《秦備氣三元經》二卷」⁶；清代編修的《陝西通志·經籍第二》「子類」中載「《三元經》一卷」⁷。

《三元經》之有關內容，亦見於傳世文獻中所引。如宋代編修的《武經總要後集》（卷二十）載：「《三元經》曰：夫將兵四出，統眾屯營，必取其法。則其法以六甲為首，十時十日移員卓白以歲月旬而為狀……」⁸明代程道生⁹撰《遁甲演義》卷三有載：「《三元經》曰：輔禽心星為上吉，沖任次吉，理須明大凶，天蓬與天芮小凶，天柱及天英更論五行旺相、氣吉凶，輕重自然分大凶，旺相凶，卻小小凶，旺相號中平，吉星旺相吉，無比若還無氣也中平。」¹⁰清代嵇璜、

² 歐陽修、宋祁（宋）撰，《新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卷五十九，頁1557。

³ 脫脫（元）等撰，《宋史》（北京：中華書局，1977）卷二百六，頁5240、5249。

⁴ 鄭樵（宋），《通志》（北京：中華書局，1987）卷六十八，頁805。

⁵ 王堯臣、王洙、歐陽修（宋）等撰，《崇文總目》卷八，載清·永瑤、紀昀等纂修《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史部四三二目錄類（第674冊），頁99。

⁶ 趙弘恩（清）等監修、黃之雋等編纂，《江南通志》卷一百九十二，載清·永瑤、紀昀等纂修《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史部二七〇地理類（第512冊），頁613。

⁷ 劉於義（清）等監修、沈青崖等編纂，《陝西通志》卷七十五，載清·永瑤、紀昀等纂修《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史部三一三地理類（第555冊），頁492。

⁸ 曾公亮（宋）等撰，《武經總要後集》卷二十「凡六甲下營法」，載清·永瑤、紀昀等纂修《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子部三二兵家類（第726冊），頁962。

⁹ 程道生，字可生，約明代嘉靖、萬曆時人，浙江海寧人。

¹⁰ 程道生（明），《遁甲演義》卷三，載清·永瑤、紀昀等纂修《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子部一一六術數類（第810冊），頁957。

曹仁虎等撰《續文獻通考》卷四十二「九星所屬」條載：「二十八年六月始置諸路陰陽學……臣等謹按《元典章》試陰陽人，皆三元經書內出題。有占算、三命、五星、周易、六壬、數學等書。」¹¹清代編修的《協紀辨方書》卷三十五「男女九宮」條載：

《三元經》曰：九宮建宅，男命上元甲子起坎一，中元甲子起巽四，下元甲子起兌七，逆行九宮；女命上元甲子起中五，中元甲子起坤二，下元甲子起艮八，順行九宮。¹²

據以上所引之內容可知，《三元經》乃是方術類經書。此「三元」者，乃指天地人之義。

（二）、《太上三元經》

有關《太上三元經》之著錄，見於《通志》和《太平御覽》。《通志》（卷六十七）「藝文五·道家三」科儀類書目中載有「《太上三元醮儀》一卷」¹³；《太平御覽》篇首所列「經史圖書綱目」亦載「《太上三元經》」¹⁴。

《太上三元經》之內容，今本《正統道藏》及《萬曆續道藏》中已無存。然《太平御覽》（卷六百六十八）因援引而保留其片段語句：「《太上三元經》曰：養生之道，必愛氣、存神，不可劇語、大呼，使神勞、氣損。是以真人、道士常吐納以和六液。」¹⁵此亦見載《淵鑿類函》（卷三百十九），其謂：「《太上三元經》曰：真人道士常吐納以和六液。」¹⁶這些文字不見於今本《三元經》中，且就這些殘存的片段來看，《太上三元經》當是一部以修煉養生為主要內容的道經，與本文所述《三元經》相去甚遠。

¹¹ 嵇璜、曹仁虎（清）等撰，《續文獻通考》卷四十二，載清·永瑤、紀昀等纂修《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史部三八五政書類（第627冊），頁267。

¹² 允祿、梅穀成、何國宗（清）等撰，《欽定協紀辨方書》卷三十五，載《四庫術數類叢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九），頁966。

¹³ 鄭樵（宋），《通志》卷六十七，頁790。

¹⁴ 李昉（宋）等撰，《太平御覽》（北京：中華書局，1960）引書目（即「經史圖書綱目」），頁17。

¹⁵ 李昉（宋）等撰，《太平御覽》卷六百六十八「道部十·養生」，頁2980。

¹⁶ 張英、王士禎、王懷（清）等撰，《淵鑿類函》卷三百十九「養生一」條，載清·永瑤、紀昀等纂修《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子部二九六書類（第990冊），頁382。

(三)、《三官經》

《三官經》之記載，多見於明清之季時人撰述中。據明初宋濂¹⁷撰《跋三官祠記》云：

漢熹平間，漢中有張修為太平道，張角、張魯為五斗道，其法略同，而魯為尤盛。蓋自其祖陵、父衡，造符書於蜀之鶴鳴山，制鬼卒、祭酒等號，分領部眾。有疾者，令其自首，書氏名及服罪之意，作三通：其一上之天、著山上，其一藿之地，其一沉之水，謂之天地水三官。三官之名，實昉於此也。¹⁸

明代曹安¹⁹所撰《謾言長語》轉引宋氏之文，前有按語云：「世有三官廟、《三官經》，有上元、中元、下元三品之說。東南人於正、七、十月齋素，謂之喫三官齋。一日，觀宋學士濂『跋三官祠記』云……」。²⁰此後，明代何瑋²¹撰《栢齋集》卷八「重修三官廟記」亦載：

武陟之木樂店東南巷口，舊有三官廟一所，蓋元時之所建也。國朝永樂初年，廟貌傾圮，遺址尚存。……三官之名，或古禮有所傳，而後世失其真耳。不知何世妄人乃撰為《三官經》，典謂：陳氏子娶龍女，生三子俱有神通，一為天官、一為地官、一為水官。可謂恠誕之甚矣。²²

清代于敏中²³等編纂《日下舊聞考》（卷四十八）收錄乾隆皇帝於三十五年

¹⁷ 宋濂（1310～1381），字景濂、號潛溪，為明初著名文學家。

¹⁸ 宋濂（明），《文憲集》卷十四，載清·永瑤、紀昀等纂修《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一六二別集類（第1223冊），頁678～679。守誠按：宋濂所云「漢中有張修為太平道，張角、張魯為五斗道」一語與史實不符，據文獻記載：東漢末年，河北巨鹿張角為太平道，漢中張修、張魯為五斗米道。

¹⁹ 曹安，字以寧，號蓼莊，松江人。明正統九年（1444）考取舉人，曾任安邱縣教諭。

²⁰ 曹安（明），《謾言長語》，載清·永瑤、紀昀等纂修《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子部一七三雜家類（第867冊），頁34。

²¹ 何瑋（1474～1543），字粹夫，號柏齋，又號虛舟。明弘治十五年（1502）進士及第，歷任翰林院編修、山西提學副使、浙江提學副使、南京太常寺正卿、戶部右侍郎、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掌院事等職，著有《陰陽管見》、《樂律管見》、《儒學管見》、《醫學管見》、《兵論》等。

²² 何瑋（明），《栢齋集》卷八，載清·永瑤、紀昀等纂修《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二〇五別集類（第1266冊），頁578～579。

²³ 于敏中（1714～1779），字叔子，號耐圃，清江蘇金壇人。清雍正七年（1729）考取舉人，乾隆二年（1737）中狀元，授翰林院修撰，歷任兵部侍郎、戶部侍郎、軍機大臣、文華殿大學士兼戶部尚書等職。

(1770) 所作「重修三官神廟碑記」，其中有云：

京城迤東朝陽門內之思城坊有舊廟，直蹕途者視所顏榜曰：大慈延福宮。所奉神曰三官之神，是明成化十八年建也。乃詔將作……所司請為記，朕惟《道藏》說《三官經》，大指言賜福、赦罪、解厄，掌眾生祿籍，而地分三界，時分三元，位分三品，迄莫詳其所自始。²⁴

這三處引文中所言《三官經》均以信奉「掌眾生祿籍」的天地水三官為特徵，其內容圍繞「賜福、赦罪、解厄」而展開，前述《栢齋集》則談到今存《三元經》「繁本」（詳見下文）中有關三官家世的杜撰說法——「陳氏子娶龍女，生三子俱有神通，一為天官、一為地官、一為水官。」總之，有關《三官經》的諸多線索均與今本《三元經》相符。

概括而言，前引三種《三元經》文獻中雖有兩種已遭亡佚，然從他書援引之內容分析：第一種《三元經》當為數術書，其涉及占驗、堪輿、兵法等內容；第二種《太上三元經》雖屬道經，然以煉養為主而非濟度勸善，當與今本《三元經》無涉；第三種《三官經》則為本文所討論之《三元經》無疑。

二、今存《三元經》版本考述

據筆者目力所及，北京國家圖書館現存有校勘價值的《三元經》版本共計十三種（十五個本子），其中明代版本計有十一種（十三個本子），清代版本計有二種。茲予介紹如下：

1. 明刻景泰四年印本

書名：《太上三元賜福赦罪解厄延生經》，一卷。明刻景泰四年（1453）四月印本，經折裝，竹紙。每頁五行，正文部分為行十五字，「道言」靈驗記中每行字數不等，上下雙邊。封面為藍色，配以黃色宣紙書簽，底封為黃色。封面長 23 釐米、寬 8.5 釐米。經書卷首附扉畫一幅（圖版三），由兩個畫面場景構成：第一幅場景為三官合座像（呈「品」字型分佈）。三官均戴「通天冠」、

²⁴ 于敏中（清）等編纂，《日下舊聞考》卷四十八，載清·永瑤、紀昀等纂修《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史部二五五地理類（第 497 冊），頁 679。

頭部有光環，身後祥雲繚繞、可見有雲車、羽扇等。三官座前有一小獸，頭朝東、作奔跑狀，似雞非雞、形貌不清。有侍從二人：一人手持華蓋，站立天官身後；一人微躬、手拿卷宗，站在地官身後。畫面右端有松枝伸出、配以祥雲繚繞；第二幅場景似在一個半高圍欄之內，正中有一神祇、頭戴長翅襍頭官帽，手捋長須、端坐几案後，身後設有一屏風，面前桌案上擺放筆墨及卷宗等。几案兩側分立三名侍從（左二、右一）²⁵：左一之人懷抱卷宗，左二之人拱手而立；右側一人雙臂展開、似做攙扶狀。案前左側有一異相武士，手持兵器（貌似鐵蒺藜，細長短棒，棒頭附以鐵刺、鐵丁），跣足、站立堂前；案前右側跪有一對男女，男子長須、似為老者，手捧冊籍、呈稟告狀，女子頭頂盤髻、揖手而跪。石欄之外有祥雲繚繞，樹木低垂。收藏地：中國國家圖書館善本特藏部，書號：19021。

外有函匣，其內函套上有朱筆題簽，手書「太上三元賜福赦罪解厄延生經」，經名下有手書小字云：「景泰四年四月二十五日嚴永清施」。

書末有蓮花座牌記，云：「大明國京都在城居住奉道信女嚴永清捐財發心命工印造《太上三元賜福赦罪解厄延生經誥》一千卷，永清自行看誦五千卷，散施十方流通，讀誦者專用，上報四恩，下資三省。保佑永清，消災解厄、保命延生，家居清吉，長幼康寧。凡所禱祈，悉依人在者。景泰四年四月二十五日施。」牌記後有一護法神持槍侍立。

2.明景泰五年刻本（殘本）

經名殘缺，一卷。明景泰五年（1454）刻本，有殘缺，經折裝，竹紙。每頁五行，每行字數經文部分為行十五字，「道言」靈驗記為行二十二字。上下雙邊，封面長 27 釐米、寬 10 釐米。版心題「三官經告」及「三官經」字樣。封面和封底均無存，篇首文字也殘缺。收藏地：中國國家圖書館古籍館（北海分館），書號：151854。

書末有蓮花座碑形牌記，云：「大明國京都順天府大興縣崇教坊居住奉道信士萬道玄，同室人邱氏妙清，泊家眷等言念。道玄自身得患風氣等證，家下人口不安，又念妙清得患瘡疾，不能痊可，無伸保佑，同發誠心，命工印造《三

²⁵ 本文中所述「左」、「右」之方位，均以我們現代人的觀察角度為基準。以下皆同。

元賜福赦罪解厄延生經誥》一千卷。妙清自行看誦一千遍，圓滿，散□□十方善男信女流通讀誦。祈保身康力健，壽命延長，家居清吉，一切有情，吉祥如意。景泰五年甲戌歲 月 日施。」牌記後有一護法神手持長槍侍立。

3.明天順四年刻本

經名：《太上三元賜福赦罪解厄延生經》，一卷。明天順四年（1460）刻本，經折裝，竹紙。書衣為草綠色，黃色宣紙題寫書簽。封面長 23.5 釐米、寬 8.5 釐米。每頁五行，行十五字，上下單邊。經書內前有扉畫一幅（圖版二），人物線條簡單。畫面正中為元始天尊趺坐殿上，束髻無冠，頭頂光環，雙手分放膝上及胸前，背後二童子手持羽扇而立。四周祥雲繚繞，殿前兩側分立一名武士，手持長斧，座前蹲坐一獅子。另有一神祇（據經文所述，系為救苦大仙）跪在座前，亦束髻無冠、頭部有光環，手持笏板、作禮拜稟報狀。收藏地：中國國家圖書館古籍館（北海分館），書號：151853。

書末有蓮花底座碑形牌記，云：「信女王輔發心印施《三官經》一千卷，散施流通，祈集功德，上報四恩，下資三有。天順四年五月□日□施。」其後有一護法神持槍侍立，人物造型較豐滿，面帶微笑、和善可親。

4.明刻天順五年印本

書名：《太上三元賜福赦罪解厄消災延生保命妙經誥》一卷。明刻天順五年（1461）印本，經折裝，竹紙。每頁五行，每行字數不等（約 17~20 字）。封面為深綠色，貼黃色宣紙書簽，底封為黃色。封面長 24.5 釐米、寬 8.5 釐米。外有硬殼藍色函套，內函封套上有墨筆題簽「太上三元賜福赦罪解厄消災延生保命妙經誥」；經名下有手書小字，云：「天順五年三月，朱傑意妻尹氏」。正文首頁右下角經書標題後鈐有兩枚引首章：一云「榮寶用顧子剛贈」，一云「北京圖書館藏」。卷首附有扉畫一幅（圖版三），由兩個場景構成：第一幅場景為三官合座像（呈「品」字型分佈）。三官均戴「通天冠」、頭頂光環，背後祥雲繚繞、可見雲車、羽扇等。座前有一小獸、作奔跑狀，似雞非雞、形貌不清。另有侍從二人：一人站立天官身後、手持華蓋；一人手捧卷宗，微躬、立於地官身後。畫面右端有松枝伸出，枝繁葉茂；第二幅場景正中有一神祇、

頭戴長翅襍頭官帽，手捋長須、端坐几案後，身後設有一屏風，面前桌案上擺放著筆墨及卷宗等。几案兩側站有三名侍從（左二、右一）：左一之人懷抱冊籍，左二之人揖手而立；右側一人雙臂展開、似做攙扶狀。案前左側有一異相武士，手持兵器（貌似鐵蒺藜），跣足、站立堂前；案前右側跪有一對男女，男子長須、似為老者，手捧冊籍、呈稟告狀，女子頭頂盤髻、揖手而跪。畫中佈景似在一個半高石質圍欄之內，其外祥雲繚繞、樹木低垂。收藏地：中國國家圖書館善本特藏部，書號：02256。

書末有蓮花座碑形牌記，云：「大明國京都順天府大興縣保代坊大街西居住奉道信官朱傑意者，昨于天順元年正月內為因誑誤南遷，行至湖廣，有妻尹氏恭對天地虛空告許印施《三元賜福赦罪解厄妙經》一千卷，祈保平安。果蒙聖力，匡佑回京。今則捐資印造，喜捨十方善信流傳看誦。上報國恩，下資冥福者。天順五年三月吉日施。」牌記後無護法神像。

5.明天順六年萬政、萬鐸刻本

經名：《太上三元賜福赦罪消災保命經》，一卷。明天順六年（1462）正月刻本，經折裝，竹紙。書衣正面為墨綠色、貼有黃色宣紙書簽，封底為桔黃色。封面長 27.5 釐米、寬 9.5 釐米，上下雙邊。每頁五行，每行字數正文部分計十五字，「道言」靈驗記為行二十二字。版心題「三官經誥」字樣。經書內前有扉畫一幅（圖版四），由兩個場景構成：第一幅畫面為三官合座像（呈「品」字型分佈）。三官均戴「通天冠」、頭頂光環，身後祥雲繚繞，可見雲車、華蓋、羽扇等。旁立侍從四人：天官身後侍從二人，左邊之人懷抱卷宗、右邊之人持儀仗；地官、水官身後各立侍從一名，均懷抱或手捧卷宗。三官座前有一獸、作奔跑狀，似雞非雞、形貌不清；其後有三人（左一、右二），均呈參拜稟報狀：左邊跪一老者，長須、無冠，手持笏板、作稟報狀；右一為長須老者形象，微躬、戴帽，拱手胸前；右二為武將形象，披甲戴盔，前身微躬、長斧橫架臂上，腳旁蹲臥一獸（貌似犬或虎）。畫面右端有松枝伸出、樹葉繁茂；第二幅畫面為三神祇審案狀。三位神祇亦呈「品」字型分佈，正中端坐一神祇、頭戴「通天冠」，身後設有一屏風，面前几案上擺放紙筆及卷宗等，旁立侍從二名；兩側几案後又各端坐一神祇，右側神祇頭戴長翅襍頭官帽，左側神祇頭戴軟腳襍頭紗

帽、頰下短須，旁立侍衛數人。几案前跪一人，手捧奏狀、呈送給一名頭戴長翅襖頭帽的侍官。畫面下方有一架「天平」用以估量亡人罪過，一人被懸吊「天平」一端，另一端是記錄其罪行的卷宗。「天平」左邊有戴枷者二人、均跣足，由手持兵器的獄吏驅趕、前往「天平」以待量刑；右邊有侍官二名、均手拿冊籍作查閱狀，其前跪有一人，拱手作聆聽狀。畫面上端祥雲繚繞，可見一宮殿、匾額書有「三元考較府」字樣。收藏地：中國國家圖書館善本特藏部，書號：06449。

書末有蓮花座碑形牌記（圖版八），上有墨筆手書云：「大明國京都順天府大興縣崇教坊居奉道信士萬政、萬鐸，泊家眷等，是日伏為母邱氏妙清得患傷寒病証，又因大小不安，無伸保佑，是以政等發心命工印造《三元賜福赦罪解厄延生經誥》一千卷，妙清看誦一千遍，散施十方善男信女讀誦，祈保康健，壽命延長，家居清吉，一切有情，吉祥如意。天順六年歲次壬午正月□日施。」牌記左側下角刻有「宣武街穆成家印行」字樣。牌記後繪有一護法神持槍侍立。

經比對，天順六年萬氏刻本與景泰五年刻本在文字上近乎雷同，僅見二字差異：「道言：夔州府廣安縣，顧子良典觀，大墳大潤，家見天災」一句，景泰五年刻本作「顧子良典觀」，而天順六年萬氏刻本作「顧子良與觀」；經書中「太上三元賜福赦罪解厄消災保命延生妙經」之篇章結語，景泰五年刻本作「妙」字、天順六年萬氏刻本作「妙」，同字異形。這兩處文字之不同或系刻版磨損所致。加之，這兩種本子均由順天府大興縣萬氏家族捐資施印，故不排除系出同一刻版之可能。

6.無紀年明刻本（約出天順年間）

經名：《太上三元賜福赦罪解厄消災保命經》，一卷。明刻本，確切年代不詳（筆者據版刻字跡及扉畫造型分析，系出天順年間），經折裝，竹紙。封面長 22.5 釐米、寬 8.5 釐米。每頁五行，行十五字。此本用紙粗劣，字跡模糊，折縫處多有殘破。經書內前有扉畫一幅（圖版一），人物形象刻畫較為粗糙。畫面正中為老君端坐殿上，束髻無冠，頭頂光環，左手持扇，旁有二童子持羽扇而立。四周祥雲繚繞，殿前兩側各站一名武士，均手持長斧、胯下有龍（左側武士胯下之龍呈人面狀）。殿前跪一神祇（據經文所述，系為救苦大仙），

長須、束髻、無冠，頭部有光環，手持笏板、作禮拜稟告狀。此本扉畫與天順四年刻本構思及風格近似。

此本印刷時因木刻板已有磨損，致使經書字跡模糊，個別字無法辨認。與其他明代版本相比，此版經文多見缺省之處：如《太上說三官序》中頻見缺省字，「道言」靈驗記中也有缺省，甚至可見整段之缺省者；《太上三元賜福赦罪解厄妙經》則不見「道言」部分文字。正文首頁右下角經書標題後鈐有兩枚引首章：一為「邵章私印」，一為「北京圖書館藏」。書末無牌記及護法神像等。收藏地：中國國家圖書館善本特藏部，書號：05326。

據比對後發現：此本文字與天順四年刻本有驚人的相似性，尤其經文中錯字、別字及漏字等現象，二書幾乎完全雷同。譬如，兩種刻本中均出現「行九炁清風，主（守誠按：當為『至』字）都會府」、「三十三天天宮，天官（守誠按：當為『宮宮』）自在」、「能誦此經者，隨力建（守誠按：當為『見』字）功」、「女子（守誠按：當為『女人』）妊娠」等語句，皆不見於他本。

不過，這兩種本子中也有兩處文字（或符號）上的差異：明刻本「冤愆相併，𠂇及子孫」一句中「𠂇」為重字符號，然天順四年刻本則無此重字符，徑為「冤愆相併及子孫」；明刻本「周柏桓計家三十五口」一句，天順四年刻本作「周怕恒計家三十五口」。這二處差異或系雕版磨損所致，故不排除二書同出一個刻版之可能。就扉畫的整體構思及風格而言，二書雖屬同一類型（均屬 A 類造型，詳見下文），然諸多細節卻有差異。這一現象值得琢磨。這或因為，古人在雕刻木質版時常將經書中文字刻版與扉畫刻版分開製作，刷印時再行臨時組合。據余推斷，天順四年刻本與此無紀年明刻本在印刷經書文字時用了同一刻版，而扉畫刻版則不一。換句話說，經書中文字刻版與扉畫刻版當分屬兩塊刻版。

7.明成化十六年刻本

其一、經名：《太上三元賜福赦罪解厄消災延生保命妙經》，一卷。明成化十六年（1480）刻本，經折裝，棉紙。每頁五行，每行字數正文部分為十五字，「道言」靈驗記為行十七字，天頭、地腳較寬，上下雙邊，扉畫版心題「三官經相」字樣，其後經文中版心則題「三官經」字樣。書衣為墨綠色，外有藍

色函套，封面長 34 釐米、寬 10 釐米。這一裝幀形式乃為國家圖書館收藏後拆封、裝裱而成，其原貌似同於 05108 號，系卷成一實心圓筒狀。經書內前有扉畫一幅（圖版五），由兩幅畫面場景構成：第一場景為三官合座像。三官均戴「通天冠」、頭部有光環，呈「品」字型分佈，身後立侍官四人。三官座前兩側分立三人（左一、右二），著裝各異（其中一人為武將），或跪拜、或揖手呈稟告狀。畫面右端有松枝伸出，枝繁葉茂。畫面頂端祥雲繚繞，可見雲車、華蓋、羽扇等；第二幅場景為三神祇審案狀。三位神祇各端坐几案後、呈「品」字型分佈：正中神祇頭戴「通天冠」，身後設有一屏風，旁站侍從二人；右側神祇頭戴長翅襍頭官帽，左側神祇戴軟腳襍頭紗帽，兩側各立侍從一人、懷抱卷宗。几案前站有一侍官、頭戴長翅襍頭官帽，其前有二人揖手作告饒狀（一人跪地、一人躬身）。整幅畫面上端祥雲繚繞、雲中隱見一宮殿，其上匾額題「三元考較府」字樣。畫面下端有一架「天平」，一人被懸吊其上。「天平」左邊有戴長枷者二人、均跣足，由一手持兵器的獄吏驅趕、前往「天平」以待量刑；右邊有侍官一人、手拿冊籍作查閱狀，其前跪有一人，拱手作聆聽狀。此版扉畫與他本相比，佈局顯得密集緊湊，襯托背景較為豐富，人物造型飽滿，服飾花哨。收藏地：中國國家圖書館善本特藏部，書號：05109。

經書內文扉畫之後，有一塔基座碑形牌記，正中書四十二字，云：「乾坤清泰，日月昭明，四時順序，百神效靈，宮闕亨吉，邦國_永寧，祚胤繁昌，萬載昇平。成化十六年正月十五日。」篇首扉畫版心題「三官經相」字樣，其後每頁版心題「三官」字樣及頁碼。書末繪有四大護法神像（圖版十），身著武裝、神態各異，手中所持兵器有大刀、長槍、鋼鞭等。

其二、經名：《太上三元賜福赦罪解厄消災延生保命妙經》，一卷。明成化十六年（1480）刻本，原件為一實心圓形狀，長 38 釐米，直徑 3.5 釐米。外有墨筆題簽封粘，題簽長 20 釐米、寬 4 釐米，上書「太上三元賜福赦罪解厄消災延生保命妙經」字樣。因此件尚未拆封，無法翻閱經文。據國圖善本部工作人員告知，此經採集自民間，與 05109 號刻本同出，當為「開光填藏」之用——即將經書封粘後放置在泥塑神像肚子中，使之有靈驗性。收藏地：中國國家圖書館善本特藏部，書號：05108。

8.明刻正德二年焦璉印本

其一、經名：《太上三元賜福赦罪解厄延生經》，一卷。明刻正德二年（1507）印本，經折裝，竹紙。每頁五行，行十五字，篇首說明文字為每行十九字，上下雙邊。封面長 25.5 釐米、寬 9.5 釐米。原件下端有殘破，然未傷及內文。經書內前有扉畫一幅，由兩幅畫面構成：畫中第一幅場景為三官合座像（呈「品」字型分佈）。三官均戴「通天冠」、頭頂光環，身後祥雲繚繞，可見雲車、華蓋、羽扇等。旁立侍從四人：天官身後侍從二人，左邊之人懷抱卷宗、右邊之人手持儀仗；地官、水官身後各立侍從一名，均懷抱（或手捧）卷宗。三官座前有一獸、作奔跑狀，似雞非雞、形貌不清；其後有三人（左一、右二），均呈參拜稟報狀：左邊跪一老者，長須、無冠，手持笏板、作稟報狀；右一為長須老者形象，微躬、戴帽，拱手胸前；右二為武將，披甲戴盔，前身微躬、長斧橫架臂上，腳旁蹲臥一獸（貌似犬或虎）。畫面右端有松枝伸出、樹葉繁茂；畫中第二幅場景為三神祇審案狀。三位神祇各居几案後、呈「品」字型分佈：居中神祇頭戴「通天冠」，身後設有一屏風，旁立侍從二人；右側神祇頭戴長翅襍頭官帽，左側神祇頭戴軟腳襍頭紗帽，兩邊站有侍衛武士三名（左一、右二）、均手持兵器。几案前跪一人，手捧奏狀、呈送給一名頭戴長翅襍頭帽的侍官。畫面下方有一架「天平」，一人被懸吊其上。「天平」左旁有戴長枷者二人，由一名手持兵器的獄吏驅趕、前往「天平」以待量刑；右旁立侍官二人、手拿卷宗作查閱狀，其前跪一人，拱手作聆聽狀。畫面上端祥雲繚繞，可見一宮殿、匾額未見有字。收藏地：中國國家圖書館善本特藏部，書號：06566。

書末有蓮花座碑形牌記，云：「山西潞州雄山鄉繼陽都三里居住信士焦璉因父病疾，許施《三官經》一萬卷，散施十方，流傳諷誦，吉祥如意。正德二年三月 日施。」牌記左側書有「大興隆^土東門對過尙家印行」字樣，其後有一護法神持槍侍立，神態與景泰四年印本相似。

其二、經名：《太上三元賜福赦罪解厄延生經》，一卷。明刻正德二年（1507）印本，經折裝，竹紙。每頁五行，行十五字，開篇說明文字為每行十九字。外有護封，蟲蝕現象嚴重。封面長 26 釐米、寬 9.5 釐米。收藏地：中國國家圖書館善本特藏部，書號：06567。

06567 號本子與 06566 號本文字大抵相同，然逐字比對後發現有三字之差異：

「金光神咒」中「三界內外，惟吾獨尊」一句，06567 號本子作「三介內外，惟吾獨尊。」「界」、「介」雖屬同音異字，然「介」爲「界」字之下部偏旁，故不能排除二字系因刻版磨損之可能。

「上元天官寶誥」中「部三十六曹，偕九千萬眾，考較大千世界之內」一句，06567 號本子作「部三十六曹，偕九千萬眾，老較大千世界之內」。與 06566 號本有一字之差，但「考」、「老」二字形近，亦不排除刻版磨損之可能。

本經有云：「若誦經者，至端陽中元之日，即有三元，追回行瘟等眾，考較輕重等罪，俱一赦除。」06567 號本子作「追四行瘟等眾」，與 06566 號本有一字之差，或亦因刻版磨損所致。

06567 號本子書末亦有蓮花座碑形牌記，然與 06566 號本之牌記不同。其上有墨筆手書云：「山西潞州雄山鄉繼陽都三里居住信士焦璉因父病，施《三官經》。正德二年三月。」06566 號本子牌記左側刻「大興隆^田東門對過尙家印行」字樣，然 06567 號本無此文字。06567 號本子書末亦有一護法神持槍侍立，其狀與 06566 號本相同。這兩個本子雖同爲山西潞州雄山鄉焦璉爲父病所施經，且文字近似，然尚不敢妄斷其同出一個刻版。

9. 明嘉靖四十年刻本

經名：《太上三元賜福赦罪解厄消災延生保命經》，一卷。明嘉靖四十年（1561）刻本，經折裝，棉紙。每頁五行，經文部分字數爲行十五字，「道言」靈驗記爲行二十二字。上下雙邊，封面長 35 釐米、寬 12.5 釐米，天頭、地腳較寬。封面爲草黃色、貼有書籤，封底無存，外有深綠色封套。版心題「三官」字樣及頁碼。經書內前有扉畫一幅，只有一幅畫面場景：三官端坐中央、呈「一」字型分佈，頭戴「通天冠」，雙手拱於袖中、疊置腹前。天官蓄有五絡須，地官唇上八字鬚、頰下有長須，水官臉上連鬚長須。三官身後立侍官三名：一名侍官頭戴官帽、站在天官身後，半身隱於祥雲中，形貌不清；一名侍官頭戴軟腳襪頭紗帽，站在地官身後，頰下長須，手捧卷宗；一名侍官頭戴長翅襪頭官帽，站在水官身後，頰下長須，懷抱卷宗。三官座前有一小獸（貌似龍形、不

甚清晰），作奔跑狀。座前兩側分立三人（左一、右二），服飾各異，均呈參拜稟報狀：左邊跪一人，長須、無冠，手持笏板、作稟報狀；右一為長須老者，微躬、戴帽，拱手胸前；右二為武將形象，披甲帶盔，前身微躬，雙手輯於胸前，腳旁站一虎。畫面中祥雲繚繞，可見雲車、華蓋、羽扇等，畫面頂端因殘破已失其貌。畫面右端有一棵松樹，枝繁葉茂。左端有一塔基座碑形牌記，上書「皇帝萬歲萬萬歲」。該經頂端天頭部分因蟲蛀殘缺嚴重，然未傷及內文。收藏地：中國國家圖書館古籍館（北海分館），書號：XD10592。

此版經書中《太上三元賜福赦罪解厄消災延生保命妙經》、《太上元始天尊說三官寶號》等章節後，又有「玉皇心印妙經」一節內容、計有二百字，此不見於他本中。

書末有蓮花座碑文牌記，云：「京都信官張鏜因男道名全壽年一^十五歲，發心印造《三官延生保命妙經》一百卷、《大聖朗靈上將獲國妙經》一百卷，捨與四方善男信女奉念保祐長命百歲，吉祥如意。嘉靖四十年七月[□]初八日捨。」

10.明萬曆《續道藏》本（萬曆三十五年刻本）

書名：《太上三元賜福赦罪解厄消災延生保命妙經》，一卷，系明萬曆三十五年（1607）《續道藏》刻本，經折裝，棉紙。每頁五行，行十七字。封面和底封均為黃色，長 37 釐米、寬 13 釐米。書籤下方有「隸二」字樣，為萬曆《續道藏》千字文編號。卷首無扉畫和書末亦無牌記及護法神像等。收藏地：中國國家圖書館善本特藏部，書號：02608。

11.明萬曆四十三年泥金手抄大內本

書名：《太上三元賜福赦罪解厄消災延生保命妙經》，一卷。明萬曆四十三年（1615）內府手寫本（泥金書），經折裝，瓷青紙。其以泥金（金粉和膠水調製而成的一種泥狀顏料）抄寫，字跡工整，楷體精美。每頁五行，行十五字，上下雙邊，天頭、地腳較寬。此件為明萬曆年間宮廷之物，裝幀考究、品相甚佳，書衣為鵝黃色錦繡，封面為以金線手繡三龍（左右各有一龍夾侍經名，底端繪有一龍首），並繡有書名及「長生」二字，封底為手繡雲彩仙鶴二隻（一隻白色仙鶴口銜經書，一隻青色仙鶴口銜靈芝。上方祥雲籠罩，下方有山川神

樹等形狀)。封面長 33.5 釐米，寬 12 釐米。外有錦繡函套，正面和背面亦有龍鶴圖案，函套正面頂端繡「福壽祿」字樣。正文篇首右下角經書標題後鈐有一枚引首章，云「國立北平圖書館所藏」。收藏地：中國國家圖書館善本特藏部，書號：02021。

經書內首有扉畫一幅(圖版六)，系泥金手繪。此版扉畫與其他版本相比，有顯著特徵：做工精細、線條飽滿，人物形象栩栩如生、神態各異，其整體風格遠比其他諸本要莊嚴凝重。此版扉畫亦由兩幅畫面場景構成：第一幅場景為三官合座像(呈「品」字型分佈)。三官均戴「通天冠」、頭頂光環，皆朱唇，目視前方、眉眼傳神。三官身後祥雲繚繞，可見雲車、華蓋、羽扇等；並站有侍從三名，手捧卷宗、相對而立，呈討論狀。三官座前有一小龍，頭朝西、呈奔跑狀。座前左側有老者一人、手持笏板，呈叩拜稟告狀；其旁立一鬼，形貌醜陋，毛髮乍立，赤裸上身，持長柄儀仗。座前右側並排站有三人：一人為文官打扮，頭戴長翅官帽，雙手捧笏板；一人為武將形象，披甲戴盔，雙手抱拳，長斧橫架臂上；一人為老者、揖手於胸前；第二幅場景為三官審案狀。三官的形貌、神態、服飾均同前一場景中之形象，亦戴「通天冠」、頭頂光環。三官各自端坐几案後、亦成「品」字型分佈，桌案上擺放筆墨及卷宗等。居中者為天官，身後設有一屏風，其旁立侍從二名，左邊為文官、頭戴長翅襍頭官帽、手捧卷宗，右邊為武將、頭戴軟角襍頭紗帽、手持儀仗。天官几案前站有一侍官，手拿卷宗、呈展開狀，其前跪有二人，一人手捧奏狀，一人雙手作揖、作求饒狀。畫面左下角有一半裸小鬼(其貌與第一場景中的小鬼完全相同)、右手持刑具，驅趕一名戴長枷者，其後跟隨侍官一名，頭戴軟腳襍頭紗帽，雙手捧卷宗。畫面右下角有侍官一名，雙手平展冊籍，作查閱、宣讀狀；其前跪有一人、作聆聽狀。整幅面面均有祥雲繚繞，雲中見有宮殿一角。

扉畫右側有塔基座牌記，額書「御製」二字，正中書「兩儀賦象，三景朗明，仁敷春澤，福介紫宸，坤輿載物，萬寶粧嚴，匡扶劫運，永續遐年，涵濡品類，動植生成，除災捍厄，集祉無垠。」其後有萬曆皇帝「御製金書三元賜福妙經序」，稱：「朕以眇冲，奉天繼統，每於清宴，試覽玄經，惟三元妙品。朕所虛懷崇信，善納斯言，必加意而尊奉焉，且夫天位乎上，地位乎中，人位乎下，乃三才之敘義。合五行以成全，萬物總之。三才用乎宇宙間也。朕在中

宵，仰思經力，頓興善念，輒用粧嚴，命道焚香長跪，泥金書寫三官賜福妙經九卷。符合乾元用九，天運萬年，扶國運于永康。奠民風於日阜。斯固神之盼嚮潛通，而朕衷素所願羨也。奚足徵諸著蔡乎。謹序。大明萬曆四十三年四月□日。」御制經序的四周邊欄配以雲龍圖案。序文末尾落款「大明萬曆四十三年四月□日」字樣之上，鈐有御璽「廣運之寶」，印模為正方形，長、寬為7釐米。

書末塔基座碑形牌記上書「皇帝萬歲萬歲萬萬歲」字樣，其旁有二武士持兵器侍立。

備註：中國嘉德 2007 秋季（11 月）拍賣會曾以 39.2 萬元人民幣的價格拍賣《元始天尊說藥王救八十一難真經》。這部道經亦為明萬曆四十三年(1615)內府泥金手寫本，其裝幀、字跡、款式、鈐印等，均與本文所述《太上三元賜福赦罪解厄消災延生保命妙經》完全一致，顯然同屬一系。

12.清康熙二十五年刻本

經名：《太上三元賜福赦罪解厄消災延生保命妙經》，一卷。清康熙二十五年刻本（1686），經折裝，棉紙。每頁五行，行十二字，上下雙邊。封面為粉紅色，長 31.5 釐米、寬 12 釐米。經書內附有三張白色宣紙，上有墨筆手書文字，筆跡相同、系出自一人之手，其內容似與經文大意有關。經書卷首附有扉畫（圖版七），僅有一個場景佈局。畫面正中為三官座像（呈「品」字型分佈），皆頭頂光環，正襟威坐。天官居中，雙手持笏板，蓄有五絡須、烏黑濃密；地官居右，左手持笏板，右手平放膝上，唇上八字鬚、頰下有長須垂於胸前；水官居左，懷抱笏板，唇上八字鬚、面有連鬚長須。三官身後有侍從四名：天官身後左側有侍官一名，蓄連鬚長須、烏黑濃密，頭戴軟腳襍頭紗帽，懷抱卷宗，右側站有一名童子；地官身後有侍官一名，八字鬚、頰下長須濃密，頭戴無翅官帽，懷抱卷宗；水官身後有侍官一名，八字鬚、頰下長須稀疏，頭戴長翅襍頭官帽，懷抱卷宗。三官身後祥雲繚繞，可見有二駕雲車頂部，旁有幡旗。三官座前有一龍形小獸，向東、作奔跑狀，形象逼真；座前兩側站有三人（左一、右二），服飾各異，均呈參拜稟報狀：左邊跪一人，長須、無冠，手持笏板、作稟報狀；右一為長須老者，微躬、戴帽，拱手胸前；右二為武將形象，披甲

帶盔，前身微躬，雙手輯於胸前，腰間佩劍，其旁站一虎。扉畫之前有護法二人：一人左手持長槍、右手持金磚，一人手持鋼鞭、身旁站一虎，此二護法神將乃與書末二護法神相呼應。扉畫之後有一塔基座碑形牌記，上書「皇帝萬歲萬萬歲」。收藏地：中國國家圖書館古籍館（北海分館），書號：136160。

此版經書中《太上三元賜福赦罪解厄消災延生保命妙經》、《太上元始天尊說三官寶號》等章節後，新增《三元三官聖誥》一節內容、計七十四字，此為他本所未見。經文末尾刻有「版存京都白雲觀」字樣。其後有道符五通，分別題為「天尊加封三官符」（旁注「此符一樣三道」字樣）、「天尊簡命三官符」（旁注「此符一樣三道」字樣）、「天官賜福符」、「地官赦罪符」、「水官解厄符」。其後為一塔基座碑形牌記，正中書有「康熙二十五年歲次丙寅仲秋月吉旦虔造」字樣，碑身兩側及頂端分別盤繞一龍（合計三龍）。其後有二護法神將：一人左手持鐮、右手拿圓環，身披綬帶書有「無拘霄漢」字樣；另一人左手撚長須、右手持長槍。書末有蓮花座碑形牌記，上刻文字云：「京都順天府大興縣信心弟子李國柱刊印施送供諱。維揚弟子韓煥書。」

13.清光緒十四年刻本

經名：《太上三元賜福赦罪解厄消災延生保命妙經》，一卷。清光緒十四年刻本（1888），經折裝，竹紙。每頁五行，行十五字，上下雙邊，折縫處題有「三元」字樣及頁碼。書衣為橘黃色，封面長 28 釐米、寬 11.5 釐米，正中貼有橘黃色書簽。此經乃屬《全真全功課經》之一種。經書內前無扉畫，開篇自「下元水官寶誥」中的「生功過罪福之由。上解天災，度業滿之靈」一句始，此前經文則缺，然無人為損壞之痕跡，似為當初裝訂時所遺漏前頁所致。《全真全功課經》函套中裝有五冊、六種道經，分別是：《太上全真早壇功課經》、《太上全真晚壇功課經》、《太上三元賜福赦罪解厄消災延生保命妙經》、《太上玄靈北斗本命延生真經》、《太上五鬥金章受生真經》、《北方真武妙經》（後二種道經合訂為一冊），外有淺紫色函套。收藏地：中國國家圖書館古籍館（北海分館），書號：140049。

此版經書中《太上三元賜福赦罪解厄消災延生保命妙經》、《太上元始天尊說三官寶號》等章節之後，有《三元三官聖誥》一節內容、計一百零四字，前

七十四字與清康熙二十五年刻本完全一樣，然其後則多出一段，云：「三官大帝，各境神仙，乘鸞跨鳳赴經壇，賜福赦罪愆。赤腳大仙，化度在人間。重。」其後，又新增「午靈官呪」一節內容、計有七十八字，云：「手執金鞭駕火輪，腰纏龍索怒雙睛，黃巾朱髮連環甲，風帶紅袍烈護身。何勞妙手圖吾像，但願君心合吾心。指揮五雷傳號令，鬼魅妖邪化灰塵。弟子啓請望來臨，大賜雷威加擁護。太乙雷聲應化天尊。」

書末有塔基座碑形牌記（圖版九），碑身兩側及頂端分別盤繞一龍（合計三龍），正中刻有「光緒十四年歲次戊子仲冬月吉旦虔造」字樣。其後有二護法神將：一人左手持鐮、右手拿玉環，身披綬帶書有「無拘霄漢」字樣，為溫元帥；另一人左手撚長須、右手持長槍，為岳元帥。後有蓮花座碑形牌記，刻有文字云：「大清光緒歲次丁亥仲秋京都宣武門外炸子橋呂祖竈君廟。渤海一清張贊靜重刊。」牌記左側刻有「板存京都白雲觀」和「京都前門外琉璃廠文林堂書舖刊刷」字樣。

三、今存《三元經》諸本之演變及內容異同

《三元經》的經文形式，在從明初到晚明這段歷史跨度中經歷了一次大的轉變。最初，《三元經》本子由「本文」與「道言」兩部分組成（簡稱「繁本」），其「道言」靈驗記中所宣講的內容多為勸人信奉「三官」、讀誦《三元經》，更似勸善書性質。其後，明正德年間出現了新的文本樣式，即將「道言」部分刪除、僅存「本文」（簡稱「淨本」），此成為後世之統一範式。就內容來看，《三元經》是由幾個獨立的篇章部分構成，諸本之間多有不同。參校眾本，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出該經書文本不斷增衍的痕跡。

第一、有「道言」靈驗記的版本（簡稱「繁本」）

據筆者統計，今存《三元經》十三種本子中，有「道言」靈驗記內容的版本計有八種：

1. 明刻景泰四年（1453）印本；
2. 明景泰五年（1454）刻本（殘本）；

3. 明天順四年（1460）刻本²⁶；
4. 明刻天順五年（1461）印本；
5. 明天順六年（1462）萬氏刻本；
6. 無紀年明刻本²⁷，約出天順年間；
7. 明成化十六年（1480）刻本；
8. 明嘉靖四十年（1561）刻本。

從上述列表中可知，「繁本」始見於明景泰四年（1453），嗣後五十年間「繁本」作為《三元經》唯一的「範式本」流傳於世，直至正德年間「淨本」的出現才逐漸被取代。

第二、無「道言」靈驗記的版本（簡稱「淨本」）

無「道言」靈驗記內容的版本計有五種：

1. 明刻正德二年（1507）焦璉印本；
2. 明萬曆《續道藏》本（1607）；
3. 明萬曆四十三年（1615）泥金手抄大內本；
4. 清康熙二十五年（1686）刻本；
5. 清光緒十四年（1888）刻本。

就目前所掌握的文獻材料看，「淨本」至遲出現於明正德二年（1507）以前，並經《萬曆續道藏》收錄而成為定本，此後世俗中流通的《三元經》本子均以「淨本」面貌出現。「淨本」逐步代替「繁本」的過程，當至少歷時百年之久。在從「正德」至「萬曆」這一時間段中，當時社會上並行流傳著「繁本」與「淨本」兩種本子，嘉靖四十年「繁本」即為例證。此外，前引明人何塘《栢齋集》卷八「重修三官廟記」中所載《三官經》亦屬「繁本」。

綜觀這十三種《三元經》版本，除「繁本」、「淨本」差別外，各本的章節構成也有所不同。大抵說來，《三元經》主要由如下幾個部分組成：「持經訣要」（或稱「三官諸咒寶誥」）、「太上說三官經序」（「淨本」均無此節內容）、

²⁶ 該版本由「太上說三官經序」和「太上三元賜福赦罪解厄妙經」兩部分內容構成：前者為「繁本」，後者則為「淨本」。

²⁷ 該版本與明天順四年刻本相同，亦由「太上說三官經序」和「太上三元賜福赦罪解厄妙經」兩部分內容構成：前者為「繁本」，後者則為「淨本」。

「太上三元賜福赦罪解厄消災延生保命妙經」、「太上元始天尊說三官寶號」、「玉皇心印妙經」、「三元三官聖誥」、「午靈官呪」、道符五通。其實，這八個章節乃是從明景泰四年（1453）到清光緒十四年（1888）這四百餘年間不斷增飾的結果。就目前狀況來看，任何一種本子都僅體現了其中某幾個章節而已。現將諸本的篇章構成情況陳述如下：

（一）明刻景泰四年印本、明景泰五年刻本（殘本）、明天順六年萬氏刻本、明成化十六年刻本：「持經訣要」（或稱「三官諸咒寶誥」）+「太上說三官經序」+「太上三元賜福赦罪解厄消災延生保命妙經」+「太上元始天尊說三官寶號」。

（二）明刻天順五年印本：「持經訣要」（或稱「三官諸咒寶誥」）（這部分內容被拆分開，分別置於「元始天尊說三官寶號」前後）+「元始天尊說三官寶號」+「太上（說）三官經序」+「太上三元賜福赦罪解厄消災延生保命妙經」。

（三）明天順四年刻本、無紀年明刻本（約天順年間）：「太上說三官經序」+「太上三元賜福赦罪解厄妙經」。

（四）明刻正德二年焦璉印本、明萬曆四十三年泥金手抄大內本：「持經訣要」（或稱「三官諸咒寶誥」）+「太上三元賜福赦罪解厄消災延生保命妙經」+「（太上）元始天尊說三官寶號」。

（五）明嘉靖四十年刻本：「持經訣要」（或稱「三官諸咒寶誥」）+「太上說三官經序」+「太上三元賜福赦罪解厄消災延生保命妙經」+「太上元始天尊說三官寶號」+「玉皇心印妙經」。

（六）明萬曆《續道藏》本：「持經訣要」（或稱「三官諸咒寶誥」）+「太上三元賜福赦罪解厄消災延生保命妙經」。

（七）清康熙二十五年刻本：「持經訣要」（或稱「三官諸咒寶誥」）+「太上三元賜福赦罪解厄消災延生保命妙經」+「太上元始天尊說三官寶號」+「三元三官聖誥」+道符五通：「天尊加封三官符」、「天尊簡命三官符」、「天官賜福符」、「地官赦罪符」、「水官解厄符」。

（八）清光緒十四年刻本：「持經訣要」（或稱「三官諸咒寶誥」）（有殘缺）+「太上三元賜福赦罪解厄消災延生保命妙經」+「太上元始天尊說三官

寶號」+「三元三官聖誥」+「午靈官呪」。

鑒於閱讀之便利，筆者將上述內容以表格列舉如下：

序號	版本名稱	文本性質	經文內容之構成	備 注
1	明刻景泰四年印本	繁本	+ + +	
2	明景泰五年刻本 (殘本)	繁本	+ + +	有殘缺
3	明天順四年刻本	繁本	+ +	僅見「三官誥」經文，其他內容則無
4	明刻天順五年印本	繁本	+ + +	被拆分開，分別置於前後
5	明天順六年萬氏刻本	繁本	+ + +	
6	無紀年明刻本(約出天順年間)	繁本	+ +	僅見「三官誥」經文，其他內容則無
7	明成化十六年刻本	繁本	+ + +	
8	明刻正德二年焦璉印本	淨本	+ +	
9	明嘉靖四十年刻本	繁本	+ + + +	
10	明萬曆《續道藏》本	淨本	+	見載於《正統道藏》
11	明萬曆四十三年泥金手抄大內本	淨本	+ +	僅見「持經訣要」部分經文，而無「三官誥」
12	清康熙二十五年刻	淨本	+ + + +	

	本			
13	清光緒十四年刻本	淨本	+ + + +	前半部分 缺失

表格說明： 持經訣要（或稱「三官諸咒寶誥」）； 太上說三官經序； 太上三元賜福赦罪解厄消災延生保命妙經； 太上元始天尊說三官寶號； 玉皇心印妙經； 三元三官聖誥； 午靈官呪； 道符五通。

四、《三元經》扉畫造像的幾種類型

今存《三元經》諸本中有扉畫者共計有十種，據這些扉畫的圖像風格及人物造型之差異，我們暫將其劃分為幾種類型：

A類：天尊座像

此類造型的版本有：無紀年明刻本（書號：05326）和天順四年刻本（書號：151853）。

此二版本扉畫中均以天尊為主神，整幅畫面的人物造型及風格特徵較近似，畫中六位人物所居位置及扮演之角色完全相同。不過，據畫中主神而言，又可分為：道德天尊（即老君）座像和元始天尊座像二種。

第一、道德天尊（即老君）座像：無紀年明刻本

此版扉畫人物形象之刻畫較粗糙，紙質已發黃。畫中勾勒出六位人物，線條簡單，神態亦不甚清楚。畫面正中為老君端坐，蓄有絡腮連髭長須，束髻無冠，頭部有光環，身穿道袍，趺坐殿上，左手持扇、右手平放。四周祥雲繚繞，老君身後有二童子持羽扇而立。殿前兩側各站一名武士，均手持長斧、胯下有龍，左側武士胯下之龍呈人面狀（疑似白虎？）。老君座前跪有一神祇（據經文所述，系為救苦大仙），長須、束髻、無冠，頭部有光環，手持笏板、作禮拜稟告狀。（詳見圖版一）

第二、元始天尊座像：天順四年刻本

畫面正中為元始天尊端坐殿上，八字鬚、頰下短須，束髻無冠，頭頂光環，雙手分放膝上及胸前，身穿道袍，趺坐殿上。元始天尊身後有二童子手持羽扇

而立，四周祥雲繚繞。殿前兩側各站立一名武士，手持長斧，座前蹲坐一獅子。另有一神祇（據經文所述，系為救苦大仙）亦束髻無冠、頭部有光環，手持笏板，跪在殿前、作奏報狀。（詳見圖版二）

前述兩個本子中扉畫造型雖同屬一種類型，然在某些細節上卻有幾處明顯的差別：

兩者相較，當以天順四年刻本扉畫為佳，其人物形象較之無紀年刻本更為飽滿、傳神，亦顯莊嚴。

無紀年明刻本分立老君座前的兩名護衛武士胯下有龍，天順四年刻本則無。

天順四年刻本扉畫中天尊殿前蹲坐一獅子，無紀年明刻本則無。

B類：三官座像+某神祇審案圖

此類造型的版本有：景泰四年印本(書號：19021)和天順五年印本（書號：02256）。

此二本扉畫中人物造型及場景佈局完全相同，似系同出一種刻版。畫面由兩個場景佈局而成，共計刻畫人物達 12 人（第一場景中計有 5 人、第二場景中計有 7 人）：第一幅場景為三官合座像（呈「品」字型分佈），三官均戴「通天冠」、頭頂光環，盤腿坐於蒲團之上，雙手均置衣袍內，身後祥雲繚繞、隱約可見山脈和雲車。有侍從二人：一人手持華蓋，站立天官身後；一人頭戴軟腳襍頭紗帽，前身微躬、手拿卷宗，站在地官身後。三官座前有一小獸，頭朝東、作奔跑狀，似雞非雞、形貌不清。畫面右端有松枝伸出、樹葉繁茂；第二幅場景似在一個半高圍欄之內，居中有一神祇、頭戴長翅襍頭官帽，手捩長須、端坐几案後，身後設有一屏風，面前桌案上擺放筆墨及展開的卷宗等。几案兩側分立三名侍從（左二、右一）、均蓄有短須：左一頭戴軟腳襍頭紗帽、懷抱卷宗，左二亦戴軟腳襍頭紗帽、拱手而立；右側之人戴長翅襍頭官帽，雙臂平展、微躬前身、似做攙扶狀。案前左側有一異相武士，手持兵器（貌似鐵蒺藜），跣足、站立堂前；案前右側跪有一對男女，男人長須、似為老者，手捧冊籍、呈稟告狀，女人頭頂盤髻、揖手而跪。石欄之外有祥雲繚繞，樹木低垂。（詳見圖版三）

C類：三官合座像＋三神祇審案圖

此類造型的版本有：天順六年萬政、萬鐸刻本（書號：06449），正德二年焦璉印本（書號：06566），成化十六年刻本（書號：05109）。此種扉畫之造型最為常見。

此類扉畫之佈局均由兩個畫面場景構成：第一幅畫面為三官合座像。三官均戴「通天冠」、頭頂光環，旁立侍從四人，身後祥雲繚繞、可見雲車、華蓋、羽扇，最右端有松枝伸出、枝繁葉茂。三官座前有三（左一、右二）呈禮叩參拜狀；第二幅畫面為三神祇審案圖。三位神祇各自端坐几案之後（呈「品」字型分佈），居中神祇頭戴「通天冠」，身後設有一屏風，旁立侍從二名；右側神祇頭戴長翅襍頭官帽，左側神祇頭戴軟腳襍頭紗帽，另有護衛軍士三人手持兵器、分立兩側。畫面下端有戴枷者二人，由手持兵器的獄吏驅趕、前往「天平」以待量刑。「天平」上正懸吊一人。「天平」右邊有侍從手拿冊籍作查閱狀，其前跪有一人，拱手作聆聽狀。畫面上端祥雲繚繞、見有一宮殿，匾額或書「三元考較府」字樣。若以繪畫風格來分，又可分為二種類型：

第一、簡約明快型：天順六年萬氏刻本、正德二年焦璉印本

畫面中第一幅場景為三官合座像（呈「品」字型分佈）。三官均戴「通天冠」、頭頂光環，身後祥雲繚繞，隱約可見雲車、華蓋、羽扇。天官身旁兩側各有一名侍從：左邊之人頭戴「通天冠」、懷抱卷宗，右邊之人似童子、手持儀仗；地官身後站立侍從一名，頭戴長翅襍頭官帽、懷抱卷宗；水官身後亦立侍從一名，頭戴軟腳襍頭紗帽、雙手捧卷宗。三官座前有一獸、作奔跑狀，似雞非雞、形貌不清；其後有三人（左一、右二），均呈參拜稟報狀：左邊跪一老者，長須、無冠，手持笏板、作稟報狀；右一是長須老者形象，微躬、戴帽，拱手胸前；右二武士身著鎧甲，前身微躬、手中平持長斧，腳旁蹲臥一獸（貌似犬或虎）。畫面右端有松枝伸出、樹葉繁茂；畫面中第二幅場景為三神祇審案狀。三位神祇呈「品」字型分佈，正中端坐一神祇、頭戴「通天冠」，身後設有一屏風，面前几案上擺放紙筆及卷宗等，其旁分立侍從一名：右者頭戴長翅襍頭官帽、雙手揖於胸前，左者無冠、面貌不清；兩側几案各端坐一神祇，右側神祇頭戴長翅襍頭官帽，左側神祇頭戴軟腳襍頭紗帽，其旁站侍衛將士三名（左一、右二），均手持兵器。几案前有一名侍官頭戴襍頭官帽，面前跪有一人，手捧奏狀、欲

呈送給他。畫面下端有一架「天平」用以估量亡人罪過，「天平」上有一人被懸吊一端，另一端是記錄其罪行的卷宗。「天平」左邊有戴枷者二人，由手持兵器的刑吏驅趕前往「天平」以待量刑；右邊侍從二名、均手拿冊籍作查閱狀，其前跪一人，拱手作聆聽狀。畫面上端祥雲繚繞，可見一宮殿，或見匾額書有「三元考較府」字樣。（詳見圖版四）

第二、繁雜緊湊型：成化十六年刻本

此版扉畫之構思及造型與前述兩個版本（天順六年萬氏刻本、正德二年焦璉印本）十分相似。然在繪畫風格上，成化十六年刻本呈現出密集緊湊的總體特徵，其人物形象飽滿、富有神韻，衣飾花紋繁雜多樣，空白處配以祥雲繚繞，從而襯托出精細繁雜的特點，由此也顯示了與前述簡約風格之截然不同。（詳見圖版五）

此外，C 類三種版本中所刻畫人物雖均為二十七人（第一場景中計十人、第二場景中計十七人），但兩種風格下的個別人物位置卻略存差異。這主要體現在第二幅畫面場景中的兩處細節上：（1）天順六年萬氏刻本和正德二年焦璉印本中几案前僅有一人跪地、手捧奏狀；而成化十六年刻本則為二人揖手、作告饒狀（一人跪地、一人躬身），後者多出一人；（2）天順六年萬氏刻本和正德二年焦璉印本畫面右下角有侍官二名、手拿冊籍作查閱狀，而成化十六年刻本則僅為一名侍官，後者少一人。

D 類：三官合座像+三官審案圖

此類造型的版本有明萬曆四十三年泥金手抄大內本（書號：02021）。

此種扉畫為泥金手繪。所謂「泥金」，就是用金粉與膠水調合成的一種泥狀染料。用此「泥金」染料繪製而成的就是泥金畫。此版為大內本，其紙張、染料、裝幀形制及畫中人物造型等無不顯示出大明皇家的雍容華貴氣度。該本扉畫亦由兩個畫面場景構成，共刻畫人物計達二十四人（第一場景中計有十一人、第二場景中計有十三人）。萬曆四十三年內府寫本泥金扉畫雖從整體風格上看貌似 C 類，然在諸多細節上與後者存在重大差異。（詳見圖版六）

第一幅畫面場景為三官合座像（呈「品」字型分佈）。三官均戴「通天冠」、頭部有光環，皆華服、朱唇，目視前方、眉眼傳神。天官居中而坐，面部飽滿，

大耳，蓄有五絡須，雙手置衣袍內、平放膝上，神態盎然自如；地官居右，左手持笏板，右手平放膝上，面部圓潤，唇上八字鬚、頷下有長須；水官居左，高顴深目，滿臉遍佈連鬚長須，面部棱角分明、表情略顯兇惡，雙手置衣袍內、平放膝上。三官身後祥雲繚繞，雲中見有雲車、華蓋、羽扇若干。畫面右上角有侍官三名，頷下長須，左邊一人頭戴長翅襍頭官帽，其餘二人皆戴軟腳襍頭紗帽，三人均懷抱卷宗、相向而立，似作討論狀。三官座前有一小龍，頭朝西、作奔跑狀。座前左側有老者一人，長須、無冠，頭部略顯禿頂，雙手高捧笏板、呈叩拜稟告狀；其旁有一鬼，大口、朱唇，上身赤裸，頸部紮衣巾，腰間著裙，手持長柄儀仗。座前右側並排站有三人：右邊之人為文官打扮，頭戴長翅官帽，唇上八字鬚、頷下有長須，雙手捧笏板；中間之人為武將打扮，披甲帶盔，蓄連鬚長須，雙手抱拳、長斧橫架雙臂之上；左邊之人似為老者，頷下長須垂胸，雙手揖於胸前。

第二幅畫面場景為三官審案圖。從畫中人物的容貌、神情、服飾等細節上看，畫面中三官形象與第一場景完全吻合，即判案者為三官無疑（這一點明顯不同於C類）。三官各自端坐几案後、呈「品」字型分佈，桌案上擺放筆墨及卷宗等。天官居中，身後設有一屏風，其旁立侍從二名，左邊為文官、頭戴長翅襍頭官帽、手捧卷宗，右邊為武官、頭戴軟角襍頭紗帽、手持儀仗。地官居右，右手抬起（食指伸直、其餘四指自然彎曲），左手平放，作交談狀。水官居左，右手抬起（五指平展），左手五指緊按几案，似正與地官在討論。几案正前方有一侍官，長須，頭戴軟腳襍頭紗帽，手拿卷宗、呈展開狀；面前跪有二人，一人（貌似婦人）手捧訴狀，一人雙手作揖、作求饒狀。畫面左下角有一半裸小鬼（其貌與前一場景中的小鬼完全相同）、右手持刑具，驅趕一名戴長枷者，其後跟隨侍官一人，頭戴軟腳襍頭紗帽，雙手捧卷宗。畫面右下角有侍官一人，雙手平展冊籍，作查閱、宣讀狀；其前跪一人、作聆聽狀。整幅畫面中有祥雲繚繞，雲中露出宮殿一角。

E類：三官合座像（僅此一個畫面場景）

此類造型的版本有：明嘉靖四十年刻本（書號：XD10592），清康熙二十五年刻本（書號：136160）。

此類扉畫僅由一個畫面（即三官合座像）佈局而成：三官均戴「通天冠」、頭頂光環，正襟端坐。三官身後站有侍從若干人，祥雲繚繞中可見雲車、華蓋、羽扇之狀。三官座前有一龍形小獸、作奔跑狀。三官座前兩側有三人（左一、右二），或跪或站，呈參拜稟報狀：左邊跪一人，長須、無冠，手持笏板、作稟報狀；右一是長須老者形象，微躬、戴帽，拱手胸前；右二為武將形象，披甲帶盔，前身微躬，拱手胸前，腳邊站一虎。

明嘉靖四十年刻本與清康熙二十五年刻本扉畫的整體風格相似，然也存在幾處細節上的差異：

明嘉靖四十年刻本中三官座像成「一」字型分佈，清康熙二十五年刻本則成「品」字型分佈；明嘉靖四十年刻本中三官均手拱袖中、疊置腹前，清康熙二十五年刻本則均手持笏板。

清康熙二十五年刻本中天官身後有侍從二人，明嘉靖四十年刻本則僅為一人（無童子狀侍從），據此清康熙二十五年刻本刻畫人物計達 10 人，而明嘉靖四十年刻本計 9 人。

清康熙二十五年刻本中三官座前龍形小獸較之明嘉靖四十年刻本更為逼真，前者龍頭朝西、後者龍頭朝東；清康熙二十五年刻本中三官座前右側身著武裝之人帶有佩劍，而明嘉靖四十年刻本則無。

明嘉靖四十年刻本畫面右端有一棵松樹、枝葉繁茂，清康熙二十五年刻本則無。

五、不同版本中護法神像及所處位置

所謂「護法神」，就是肩負驅除邪鬼、保護信眾之職責的神祇。佛道經書中通常繪有護法神像以求神靈護佑。本文所述《三元經》「安土地神咒」即云：「太上有命，搜捕邪精。護法神王，保衛誦經。」道教中護法神多稱為「護法元帥」或「護法靈官」，其有多種組合形式：如王、馬、陳、朱四大靈官，關、岳、趙、殷、溫五大元帥，馬、趙、溫、岳（或關）四大元帥等。據筆者掌握的資料看，《三元經》中所附護法神像大抵可分為如下幾種情況：

第一：一護法像

書末附有一個護法神像是《三元經》諸本中最為常見的情況，此計有五種本子，分別為：明景泰四年刻本（書號：19021），明景泰五年殘刻本（書號：151854），明天順四年刻本（書號：151853），明天順六年萬氏刻本（書號：06449），明刻正德二年焦璉印本（書號：06566）。這五種本子中護法神均為馬元帥，所處位置均在書末牌記之後，人物造型亦大同小異。馬元帥或稱馬靈官、馬天君，姓馬名勝，字德之。上述五種本子中馬元帥所持兵器，除明天順四年刻本為右手執金瓜（古代兵器，亦稱長杆立瓜錘，錘頭狀如圓瓜立於杆端）外，其餘四種本子均為左手持長槍。

第二：二護法像

在書末牌記後刻（繪）二個護法神像者，計有兩種本子：明萬曆四十三年泥金手抄大內本（書號：02021），清光緒十四年刻本（書號：140049）。

明萬曆四十三年手抄大內本書末附有泥金手繪二護法神，其神態略顯飽滿、富態，然祥和有餘而威武不足。這二位護法神均身著武裝，頭戴圓帽、下頷長須，其中一位雙手握鐧，另一位右手持長槍、左手扶腰。據筆者推測，手繪者似要勾勒溫元帥和岳元帥之形象。

清光緒十四年刻本書末刻有二護法神，其一是溫元帥，其形象剛毅威猛，蓄連鬚，右手持鐧，左手執玉環（乃為玉帝所賜之物），身披綬帶上書「無拘霄漢」字樣，意為玉帝欽定其可自由出入天庭；其二為岳元帥，即南宋抗金名將岳飛，身著武官袍，慈眉善目，一派長者風度，右手持長槍，左手微撚鬚鬚，威風凜凜，頗有官相。（詳見圖版九）

第三：四護法像

經書中繪有四名護法神的本子有：明成化十六年刻本（書號：05109）和清康熙二十五年刻本（書號：136160）。這兩個版本中四名護法神所處位置卻有不同：明成化十六年刻本四個護法神均在書末牌記之後；清康熙二十五年刻本中則將四個護法神分為兩組：經書開篇（即扉畫前）繪有二名護法，餘下兩名護法神則繪於書末牌記後，乃成前後呼應之勢。

明成化十六年刻本書末所繪四位護法神像，分別是：右起第一位是華光馬元帥，鳳眼英目，右手持長槍，腳前有一火輪，面露三眼（民間俗稱「馬王爺三隻眼」）；第二位是趙元帥。姓趙名朗，字公明，頭戴鐵冠，身著戰袍，環眼暴目、虬須濃眉，右手持剛鞭，左手持繩索；第三位是溫元帥。即溫玉，俗稱溫瓊，蓄連鬚，右手持鋼，左手執玉環；第四位是關元帥，即關羽。其形象威嚴，留五絡須，身著武裝，手持青龍偃月刀。（詳見圖版十）

清康熙二十五年刻本中經首繪有二護法神，分別是：第一位是馬元帥，面色白淨，身著武裝、披甲戴帽，右手持長槍，左手持金磚，面露三眼；第二位是趙元帥，面色黝黑，蓄連鬚，環眼暴目，右手持剛鞭，左手扶腰，跨黑虎，形象威猛。書末所附二護法神，分別是：其一是溫元帥，其形象剛毅威猛，蓄連鬚，右手持鋼，左手執玉環，身披綬帶上書「無拘霄漢」字樣；其二為岳元帥，身著武裝，長須劍眉，右手持長槍，左手微撚鬚鬚。

第四：無護法像

無護法神像的情況，除萬曆《續道藏》本外，尚有三種本子：明刻天順五年印本（書號：02256）、明嘉靖四十年刻本（書號：XD10592）、無紀年明刻本（書號：05326）。前兩種本子中書末有牌記但無護法神像，無紀年明刻本（書號：05326）則無牌記亦無護法神像等。

六、有關牌記內容之分析

前述十三種版本中，附有牌記者計十一種本子。這些牌記均成碑形，其底座分為蓮花座和塔基座兩種。刻有蓮花底座牌記的版本有：明刻景泰四年印本、明景泰五年殘刻本、明天順四年刻本、明刻天順五年印本、明天順六年萬氏刻本、明刻正德二年焦璉印本；刻有塔基地座牌記的版本有：明成化十六年刻本、明萬曆四十三年大內本（前後各有一牌記）。此外，還有三個本子中同時出現蓮花座牌記和塔基座牌記，計有：明嘉靖四十年刻本、清康熙二十五年刻本（共有三個牌記：兩個塔基座、一個蓮花座）、清光緒十四年刻本。若以牌記所處位置劃分，這十一種本子又分為幾種情況：

一、牌記在書末

牌記位於經書末尾的版本計有七種：明刻景泰四年印本、明景泰五年殘刻本、明天順四年刻本、明刻天順五年印本、明天順六年萬氏刻本、明刻正德二年焦璉印本、清光緒十四年刻本。上述七種本子有一個共同特徵：牌記均成蓮花座，且這些蓮花座牌記的內容均屬於描述施經刻印有關的版本信息（如刻經時間、捐資人姓名、施經緣由等），也是區分不同版本的最具個性化之標誌。

二、牌記在篇首

牌記位於經書開篇的情況，僅見于明成化十六年刻本中。該本內文扉畫之後，有一塔基座碑形牌記，正中書四十二字，云：「乾坤清泰，日月昭明，四時順序，百神效靈，宮闕亨吉，邦國永寧，祚胤繁昌，萬載升平。成化十六年正月十五日。」

三、經書前後均有牌記

經書前後均有牌記者，凡有三見：明萬曆四十三年泥金手抄大內本、明嘉靖四十年刻本、清康熙二十五年刻本。明萬曆四十三年抄本的經文前後各有一塔基座碑形牌記：前一牌記碑額刻有「御制」字樣，正中刻詩詞一首、計四十八字；後一牌記上書「皇帝萬歲萬歲萬萬歲」九字。明嘉靖四十年刻本經文前有一塔基座牌記，上書「皇帝萬歲萬萬歲」；書末有一蓮花座牌記，記錄捐資人姓名、施經緣由（求子長壽）、印經卷數、刻印時間等。清康熙二十五年刻本共有三個牌記：兩個塔基座、一個蓮花座。塔基座牌記位於卷首，上書「皇帝萬歲萬歲萬萬歲」字樣；書末有二個牌記，前一塔基座牌記上書「康熙二十五年歲次丙寅仲秋月吉旦虔造」九字，其後蓮花座牌記則刻有捐資印經者名諱、籍貫及撰者名字。

就眾多牌記而言，值得注意的是那些記錄捐資人姓名、刻印緣由及印經時間的蓮花座牌記，它們無疑更多地透露出有關該版本的極具價值性的豐富信息。此類牌記計有九個，均見於經書末尾。下面，筆者對牌記的有關內容略作分析。

第一、《三元經》的流傳地域

據目前掌握的情況來看，明清時《三元經》主要流傳於中國北方，如當時的都城北京（明刻景泰四年印本、明嘉靖四十年刻本、清光緒十四年刻本），河北地區如大興縣（明刻天順五年印本、明天順六年萬氏刻本、明景泰五年殘刻本、清康熙二十五年刻本）及山西地區如潞州雄山鄉（明刻正德二年焦璉印本）。而據田野調查資料顯示，當前我國南方地區如雲南、福建、臺灣、浙江等地齋醮儀式中卻大量使用《三元經》，此與歷史的傳衍有所不同。

第二、《三元經》的信奉者及其社會階層

《三元經》有著廣泛的信奉人群，其奉讀者遍佈明清時期社會各階層。據現存版本的有關信息來看，捐資助刻者中既有帝王、官員、富人，也有下層貧苦民眾。²⁸這一點不僅見載於《三元經》「道言」靈驗記中，也從諸多牌記中得到佐證。如明萬曆皇帝就欽命道士泥金書寫《三元經》九卷，並親自作序——詳見明萬曆四十三年泥金手抄大內本序言。諸多官員也紛紛解囊捐資，刻印《三元經》流通、以求功德——詳見明刻天順五年印本和明嘉靖四十年刻本中書末牌記。就刻經數量而言，既有一次刻經萬卷者（如明刻正德二年焦璉印本），也有僅印經百卷者（如明嘉靖四十年刻本）。就經書的刻印品質來看，既有裝幀考究、印刷精美者（如明萬曆四十三年泥金手抄大內本、明成化十六年刻本），亦不乏做工粗劣者（如明天順四年刻本）。就捐資者的性別而言，女性施印者計達四位（明刻景泰四年印本中「嚴永清」、明天順四年刻本中「王輔」、明刻天順五年印本中「朱傑意妻尹氏」、明景泰五年殘刻本中「邱妙清」），約占捐刻總人數的 45%。值得一提的是，在筆者搜集的這些本子中，竟有來自同一家族中不同輩分成員所捐資刻印之巧合。如明景泰五年刻本與明天順六年萬氏刻本，均出自順天府大興縣崇教坊萬氏家族，二本相距八年、捐資人涉及父子兩代人。

²⁸ 另據王葆玕師提示：經書中個別文字之差異，也可反映出《三元經》不同版本的流傳階層，如俗字多者多流傳於下層民眾中，反之則行於上層社會。

第三、捐資人施印《三元經》的緣由

捐資人出於何種目的而認捐施印《三元經》若干卷？通常情況下，書末牌記中會對此加以說明。據上述九種牌記所載內容之分析，其緣由大抵可分為五類：消災解厄、祈集功德、求愈疾病、求子長壽、祈求夫君安全返京。

消災解厄。明刻景泰四年印本中捐資人嚴永清施經一千卷，以求「保佑永清消災解厄保命延生，家居清吉，長幼康寧，凡所禱祈，悉依人在者。」

祈集功德。明天順四年刻本中捐資人王輔施經一千卷，「祈集功德，上報四恩，下資三有」。

求愈疾病。某人身患疾病，求醫無果而轉求神祇，施資刻經、散佈流通，以求庇護，此為捐資施經之常例。前述中有三種本子（明景泰五年殘刻本、明天順六年萬氏刻本、明刻正德二年焦璉印本）便屬於此種情況。就捐資人所患疾病之種類而言，有風氣、瘡疾等症（詳見明景泰五年殘刻本），也有傷寒病症（詳見明天順六年萬氏刻本）。明刻正德二年焦璉印本則未言及所患何種疾病，僅籠統地說「因父病疾，許施《三官經》一萬卷」。

求子長壽。明嘉靖四十年刻本中京官張鏜在其子十五歲時捐資印造《三官延生保命妙經》一百卷，以求神祇「保佑（其子）長命百歲，吉祥如意」。

祈求夫君安全返京。明刻天順五年印本朱傑意妻尹氏祈求丈夫平安返京，五年後願望得以實現，故捐資印施《三元經》一千卷。其謂：「大明國京都順天府大興縣保代坊大街西居住奉道信官朱傑意者昨于天順元年正月內為因誑誤南遷，行至湖廣，有妻尹氏恭對天地虛空告許印施《三元賜福赦罪解厄妙經》一千卷，祈保平安。果蒙聖力，匡佑回京。今則捐資印造，喜捨十方善信流傳看誦。上報國恩，下資冥福者。」

另外，就捐資人與求助對象來劃分，又可分為自身祈福、妻子為丈夫、兒子為父母、父親為兒子等。為自身求福而捐資刻經的有：明刻景泰四年印本中嚴永清，明天順四年刻本中王輔、明景泰五年殘刻本中萬道玄、邱妙清夫婦；有妻子為丈夫而祈求，如明刻天順五年印本中朱傑意妻尹氏；有兒子為父母祈求病癒的，如明刻正德二年焦璉印本中焦璉為父親，明天順六年萬氏刻本中萬政、萬鐸兄弟為母親邱妙清；有父親為兒子祈求長壽的，如明嘉靖四十年刻本中張鏜為兒子（道名全壽）。

第四、《三元經》的幾種別稱（或省稱）

這十三種版本的封面書簽中多標注經名「太上三元賜福赦罪解厄消災延生保命妙經」或「太上三元賜福赦罪解厄延生經」等，然書末牌記中則另有幾種稱謂：《三官經》（見明天順四年刻本、明刻正德二年焦璉印本）、《太上三元賜福赦罪解厄延生經誥》（見明刻景泰四年印本）、《三元賜福赦罪解厄妙經》（見明刻天順五年印本）、《三元賜福赦罪解厄延生經誥》（見明天順六年萬氏刻本、明景泰五年殘刻本）、《三官延生保命妙經》（見明嘉靖四十年刻本）。這些稱呼都屬於《三元經》的別稱或省稱，由此反映出當時民眾對《三元經》的認知狀況。

七、結 論

明英宗正統十年（1445）編成的《正統道藏》未見載錄《太上三元賜福赦罪解厄消災延生保命妙經》，僅有《元始天尊說三官寶號經》（以下簡稱「三官寶號」）作為獨立的經書而出現。至神宗萬曆三十五年（1607）編成的《續道藏》才始補收《三元經》，然「三官寶號」此前已收入《道藏》中，故《續道藏》本《三元經》省略了「三官寶號」一節內容（明萬曆四十三年泥金手抄大內本經未有「三官寶號」一節內容，此可證明《萬曆續道藏》本省略此節當是為了避免重複）。據此筆者推斷，在《正統道藏》編撰時，《三元經》並未出世，或雖已出世但影響甚弱、尚未受到明代官方及道派的重視和認可。由此可知，《三元經》的造作年代，上限當定於明正統十年前後（即《正統道藏》編纂之際），下限為明景泰四年。在這八年或至多前推二、三十年間²⁹，此經得以出世，並將先前已有的「三官寶號」納入到《三元經》體系中，使之成為後者的一個章節。

《三元經》出世之後，其文本的定型經歷了一個漫長的過程（約計一百五十年），最終由早期的「繁本」過渡到「淨本」。此後，該文本的篇章結構仍以「淨本」為基礎不斷地增衍新的內容：如明嘉靖四十年刻本中新增「玉皇心印妙經」一節內容；清康熙二十五年刻本多出「三元三官聖誥」一節，並附有道

²⁹ 「繁本」靈驗記中出現「洪武十七年」字樣，故《三元經》的出世當不早於此。

符五通；清光緒十四年刻本多出「三元三官聖誥」和「午靈官呪」二節。

值得一提的是，上述十三種《三元經》版本中均存在不避諱現象，如明代諸本皆不避英宗（朱祁鎮）之諱（即「鎮」字），清康熙本子中不避御名（玄燁）之諱（即「玄」字），清光緒本子不避「玄」、「弘」等廟諱。推究其因，明代的避諱制度至萬曆以後才趨於嚴格，此前通行「二名不偏諱」之原則，故明本中均不避「鎮」字。清代的避諱制度始於康熙朝，然剛開始時尚不甚嚴格，故康熙本子亦不避「玄」字。爾後雍正、乾隆等朝均實行嚴格的避諱做法（二字皆諱），直至道光後才不再二字皆諱、僅避下字，故清光緒本子又見「玄」、「弘」等字。³⁰

³⁰ 陳垣先生曾云：「清之避諱，自康熙帝之漢名玄燁始，康熙以前不避也。雍乾之世，避諱至嚴……道咸而後，諱例漸寬。前此二名皆諱，道光後上一字與親王同者不諱。……蓋國力至此已衰矣。」（陳垣，《史諱舉例》（北京：中華書局，2004），頁 135~136。



圖版一（無紀年明刻本扉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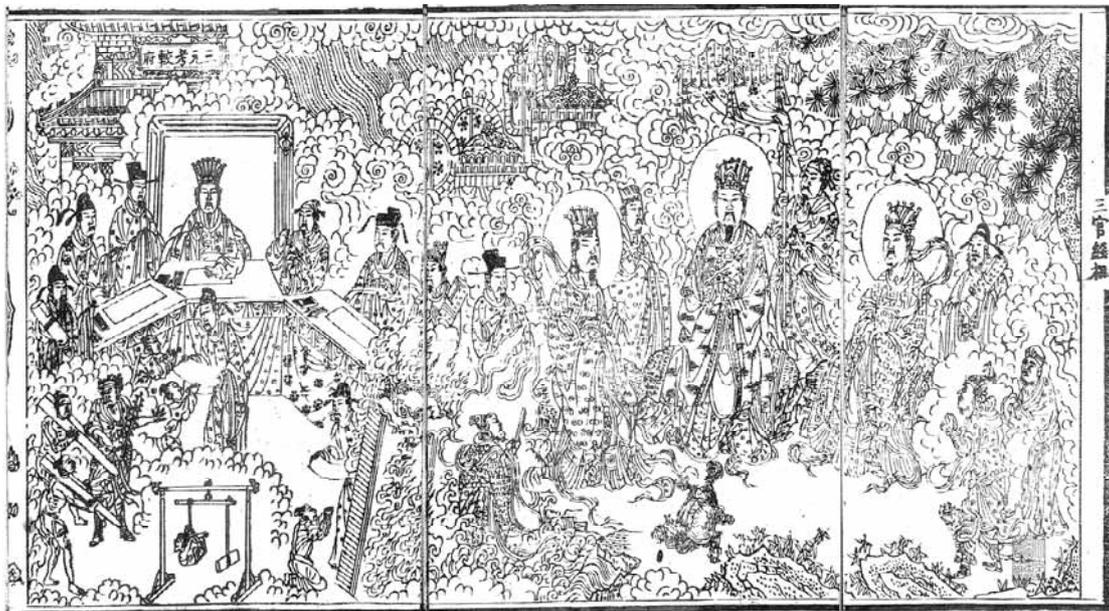
圖版二（天順四年刻本扉畫）



圖版三（景泰四年印本、天順五年印本扉畫）



圖版四（天順六年萬氏刻本扉畫）



圖版五（成化十六年刻本扉畫）



圖版六（萬曆四十三年泥金內府寫本扉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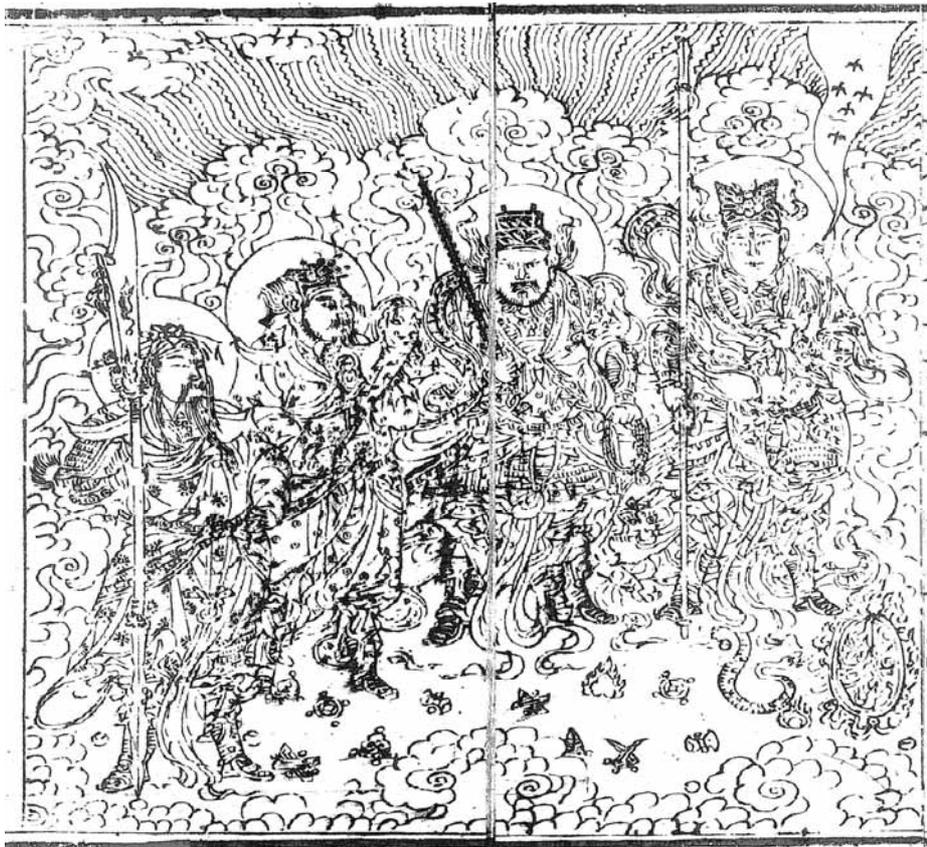
圖版七（康熙二十五年刻本扉畫）



圖版八（天順六年萬氏刻本文末牌記及護法神像）



圖版九（光緒十四年刻本文末牌記及護法神像）



圖版十（成化十六年刻本文末護法像）

參考書目

一、史籍

- 司馬遷（西漢）撰，《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59。
- 班固（東漢）撰，顏師古（唐）注，《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2。
- 範曄（南朝宋）撰，李賢（唐）等注，《後漢書》，中華書局，1965。
- 陳壽（晉）撰，裴松之（南朝宋）注，陳乃乾點校，《三國志》，北京：中華書局，1959。
- 李昉（宋）等撰，《太平御覽》，北京：中華書局，1960。
- 李昉（宋）等編，《太平廣記》，北京：中華書局，1961。
- 歐陽修、宋祁（宋）撰，《新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
- 鄭樵（宋）撰，《通志》，北京：中華書局 1987 年版。
- 陳振孫（宋）撰，《直齋書錄解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 年版。
- 脫脫（元）等撰，《宋史》，北京：中華書局，1977。
- （明）《道藏》，北京：文物出版社、上海：上海書店、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
- 李光地（清）等編，《御定星曆考原》，載《四庫術數類叢書》（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 允祿、梅穀成、何國宗（清）等撰，《欽定協紀辨方書》，載《四庫術數類叢書》（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 張之洞（清）撰，《書目答問》，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8。

二、專著

- 姚名達著，《中國目錄學史》，上海：商務印書館，1938。
- 汪國垣著，《目錄學研究》，上海：商務印書館，1934。
- 陳國符著，《道藏源流考》，北京：中華書局，1963。
- 周蕪編，《中國版畫史圖錄》，上海：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1988。
- 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編輯委員會編，《中國古籍善本書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 李致忠著，《古書版本學概論》，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0。
- 任繼愈主編，《道藏提要（修訂本）》，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1。
- 柳存仁著，《和風堂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 楊聯陞著，《楊聯陞論文集》，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
- 潘承弼、顧廷龍編著，《明代版本圖錄》，上海：上海書店，1996。
- 梁啟超著，《中國歷史研究法》，北京：東方出版社，1996。
- 王秋桂主編，《中國傳統科儀本彙編》，臺北：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6。
- 按：此套叢書已出版《閩山教廣濟壇科儀本彙編》（葉明生），《浙江省磐安縣樹德堂道壇科儀本彙編》（徐宏圖），《四川省江津市李市鎮神霄派壇口科儀本彙編》（段明）。
- 李致忠著，《古書版本鑒定》，北京：文物出版社，1997。
- 王國強著，《明代目錄學研究》，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0。
- 王育成著，《明代彩繪全真宗祖圖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
- 陳垣著，《校勘學釋例》，北京：中華書局，2004。
- 陳垣著，《史諱舉例》，北京：中華書局，2004。
- 【法】 Kristofer Schipper and Franciscus Verellen, *The Taoist Canon: A Historical Companion to the Daozang* (《道藏通考》),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hicago & London, 2004.
- 施廷鏞編著、李雄飛校訂，《古籍珍稀版本知見錄》，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5。
- 馮其庸、鄧安生纂著，《通假字彙釋》，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
- 高淳縣文化局編，《明清道教神像畫》，南京：南京出版社，2006。
- 余嘉錫著，《目錄學發微·古書通例》，北京：中華書局，2007。

三、期刊論文

- 董同龢撰，〈上古音韻表稿〉，《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十八本（1948），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臺北：維新書局 1971 年 1 月再版，頁 1～249。
- 【法】施博爾（K.Schipper）撰，〈臺灣之道教文獻〉，《臺灣文獻》第 17 卷第

3 期（1966），頁 173~192。

丁煌撰，〈國立中央圖書館藏明宣德八年刊本「上清靈寶濟度大成金書四十卷」初研——道藏失蒐書系列研究之一（上篇）〉，《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報》第十五號（1989 年 3 月），頁 221~254。

丁煌撰，〈南韓公藏道教文獻窺略兼論其價值〉，《道教學探索》第 4 號（1991 年 10 月），頁 345~355。

李豐楙撰，〈《道藏》所收早期道書的瘟疫觀——以《女青鬼律》及《洞淵神咒經》系為主〉，《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 3 期（1993 年 3 月），頁 417~454。

林聖智撰，〈明代道教圖像學研究：以《玄帝瑞應圖》為例〉，載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編：《國立臺灣大學美術史研究集刊》第 6 期（1999 年 3 月），頁 131~194。

王育成撰，〈道教文物藝術與考古發現〉，載《法國漢學》叢書編輯委員會編：《法國漢學》第 7 輯（宗教史專號），北京：中華書局 2002 年 12 月版，頁 596~626。

黎志添撰，〈天地水三官信仰與早期天師道治病解罪儀式〉，《臺灣宗教研究》第 2 卷第 1 期（2002 年 12 月），頁 1~30。

Philological investigation of the *San Yuanjing* Editions

Jiang, Shou-Cheng*

Abstract

San Yuanjing (三元經) was a very popular Daoist Texts during the period of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This dissertation contrasts and analyzes the chapter structures, models of door leaf pictures, written foot cards and etc. of thirteen copies kept by China National Library (中國國家圖書館) and Beihai branch library (北海分館) and judged tentatively that this book may come into being during the eight years from Ming Dynasty of Zhengtong ten year (正統十年) to Jingtai four year (景泰四年), tracing back by twenty or thirty year at the most. As a book, after *San Yuanjing* (三元經) came into being, it spread at each stratum of society at that time and went through a great transition of text form in the course of documenting, which means the former “Fanben”(繁本) carry out the transition progressively to “Jingben”(淨本). This text transition lies between the year of ZhengDe (正德) to WanLi (萬曆) in Ming Dynasty and last a century at least. Certainly, after the “Jingben”(淨本), *San Yuanjing* (三元經) also spread out from content to characters. It has positive meaning to understand the *Daoist Scriptures* (道藏) and to compile the *Continuing Daoist Scriptures*(續道藏) and Daoist Texts of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by researching the edition transition of *San Yuanjing* (三元經).

Key words:

San Yuanjing (三元經); Edition; Literature of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 PhD, The Philosophy Institute of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